

一村 著

書
譚
雅
郎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兴
封面设计:谢凯
责任校对:张海珊

书 潭 独 酌

34 29

一村 著

911 R 5 9 2021

1947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五家渠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7—228—03060—5/I·1203 定价:8.50元

序

郑也夫

我与功臣素昧平生。一日，一位友人忽然对我说，有个大西北的青年记者新近考进北京，在人民大学攻读新闻学博士，他写了本书想请你作个序。我推辞再三。先以自谦拒之：京城有的是宿儒名家，找我这样的人写，什么光也沾不上的。但友人说，人家点了名只要找你。继以自重拒之：那我恐怕要先读读书稿，再决定我能不能作这个序。友人竟有备而来，立刻拿出书稿。其实我之自谦与自重都是由衷的，绝非装饰与作态。时下好为人师者颇多，我无意混迹其中，自欺欺人；时下好著文章者更多，但其中曲学阿世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粗涂滥抹者有之，实不敢引为同道。

随后翻阅了张功臣君的书稿，疑惑即刻释然。而后便想，我非名流，人家凭什么找到我，一定是读过我的文章，觉得味道相投。如此说来，我再读他的文章，便只是验证大家是否真的味道相投。就这样我答应为他作序。并惊异于这种缘份：从大西北到北京，在茫茫人海中，靠着彼此的几篇文章，两个人便相识了。

功臣1960年出生于乌鲁木齐。1979年考入新疆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在新疆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新疆天高地阔，既承继着汉维两族的传统，又兼收着中亚灿烂的文化。这种独特的人文环境也一定给了功臣独特的秉赋。这是我阅读他送给我的另一部著作《白色夏季》时的深切感受。

而眼前这部书则令人难于相信它是一个新疆人，一个边城青年的。因为这里面有着浓厚的书卷气。中国毕竟还未进入信息时代。而一个边城青年对中心文化如此熟悉，对学理把握如此准确，文字功夫如此老到，都是令人惊讶的。

尽管新疆天高皇帝远，但我相信具有大一统的深厚传统的政治文化一定也早已度过了玉门关。而作为一个从业十余年的记者，文风如此朴实、干净、言之有物，不带时下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浮躁夸张等陋习，更令我对这位新疆青年产生了一些敬意。

这位边城青年终于来到了中心。我料想，他的年龄使他不会经历一种“文化休克”，但这里的全方位的“信息”一定会对他构成诸多新鲜的刺激。一个中心的人往往极难深入地沉潜于边城，而一个边城的人却可以在中心开始其第二次生命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期望这本书既是功臣昔日文化生活的记录，又是他的新的创作生涯的起点。

愿他走出中心，勿忘边城。

1995年5月4日

写于北京南礼士路住所

目 次

序.....	郑也夫(1)
--------	--------

第一辑 书与人

人心小识.....	(3)
巨子传.....	(6)
老子西出函谷关	
庄子轶事	
子在川上曰	
海明威给自己打分	(11)
黑色幽默再度惊人	(15)

认识王朔	(19)
陕军北伐三叙	(22)
人之上升	(28)
伽俐略的悔过书	
牛顿的双重人格	
爱因斯坦的生死观	
东去西土第一人	(33)
《西海纪游草》	
乘槎记奇为洋务	
同文馆学生张德彝	
外交使团初访欧洲	
幽默家里科克	(41)
梵高:传记、书信和画	(44)
“特工”格林	(49)
鲁迅先生	(53)
真的猛士	
大技巧	
读《朝花夕拾》	
悲怆	(59)
“地下人”巴赫金	
蒲宁的辉煌时刻	
吉辛谈钱	
了不起的司各特	
记书痴	(67)
“阮政委”的书癡	
借书如借命	
想起卡夫卡	(71)
闲话林语堂	(74)

仰望大师(五篇)	(80)
----------------	------

吴宓与陈寅恪

钱钟书

张爱玲

陈西滢

何其芳

第二辑 读书·寻理·作文

灵魂的重量	(91)
-------------	------

文字旅行	(93)
------------	------

边缘人	(95)
-----------	------

文化链	(97)
-----------	------

思想的童年	(99)
-------------	------

正义、公理和未来	(101)
----------------	-------

吃饭三例	(104)
------------	-------

敲响作家的门铃	(106)
---------------	-------

困难的选择	(108)
-------------	-------

不是我不明白	(110)
--------------	-------

眼之癖	(112)
-----------	-------

传真	(114)
----------	-------

遗憾

忠告

不是新闻的新闻

作文琐话	(120)
------------	-------

一种小说作法

福克纳的另一面

《上邪》两解

“大散文”

一个怪圈.....	(127)
生活在哪里.....	(129)
两首歌.....	(131)
从识别到包装.....	(133)
长剑含情入梦来.....	(135)
一首“超现实”的诗.....	(137)
话说媚俗.....	(139)
诗意与居住.....	(142)
书海行舟记.....	(145)

扉页识书

同读两本书

轻松与沉重

读书·明理·做人

我们往哪里去.....	(152)
警觉.....	(154)
不同之不同.....	(156)
耶稣是人?.....	(159)
长书短读.....	(161)

人生像什么

诚挚的告别

长与短

深情口难言

知足者说

审视录.....	(168)
----------	-------

“书”之一种

读童安格

遥远的呼拉圈	
随便翻翻.....	(173)
译事之疑	
编书只为稻粱谋	
白话“白话”	

第三辑 名作之旅

读书札记五十篇.....	(181)
后记.....	(260)

第一辑

书
与
人

人 心 小 识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费罗姆写过一本在各国知识界流传很广的书，叫《人心》，以追索恶的根源，并引用大量的变态行为来解释这个世界上的许多非正常现象。这就和我们学到的社会关系决定人的心理本身的唯物史观大相径庭。读后，不仅没有弄懂人心到底是善是恶，对人心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基本问题也愈发糊涂起来了。应该承认，这是一次失败的阅读。细究起来，人和心都分别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命题，如果把它们合并到一块儿探讨，应当是一个纷繁复杂、包罗万象的事实。对此，我这种喜爱读书但又不求甚解的人是消受不起的。

且从平易的事物中找出些佐证来。比如说，诗。比较古典的诗人说：“人心是一个世界”，比较前卫的诗人有这样的感悟：“心是一个盲目的猎人”，而雨果更写出了“比天空和海洋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的名句。但这些毕竟是诗，有着抽象、虚拟和夸张的成分，不能成为严谨的定义。倒是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里温其久挑拨雷刚反叛党代表柯湘时说的一句话实在些，他说：“人心隔肚皮，外表怎能看得清！”虽然这里很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但也算是点到了要害，我们接受起来，要比接受费罗姆的宏论容易得多。

温其久的这句话掩藏着中国人古老的智慧：既承认人心物质的属性，也满含了精神的双关，玄机四起，耐人咀嚼。它说明认识人心不仅要意会，而且要言传；不仅要揣度，而且要证明；不仅要大处落眼，而且要小处入手……总之，在喜欢模棱两可、不堪清澈见底的中国人看来，人心似乎可能大概就是包括了人的全部行为，如语言、动作、表情等一切可以耳闻目睹的存在这样一种东西。所以，认识人心，就得将心比心，从实际生活中的例子里找出相应的答案，而用不着以一大堆概念、定义和抽象的道理来涵盖。

这样的例子可以随手拈来，比如，司马迁在《史记》里对项羽和刘邦的刻画。他们两个在第一次见到秦始皇时，各说了一句传世之语，这两句话既是前定，也预言了将来，如果译给弗罗姆听，他准能作出一篇心理分析的大文章来：

“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项羽）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高祖（刘邦）常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秦王朝苛政如虎、行将没落之时，项羽举兵于项，刘邦起事在沛，一同点燃了农民起义的大火。从他们见着秦始皇分别说出的一句话，就可看出这两个人虽为同志，心却迥异：项羽所说“彼可取而代也”，透出一腔豪气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似乎也为他日后成为有勇无谋的一介莽夫作了铺垫，而刘邦的话就较为圆滑、含蓄，“大丈夫当如此也！”表面上既有赞叹，也有对权势的羡慕，或许还含了一丝喜好虚荣的个性，实际上却掩着欲夺其位的野心和腾腾杀气。司马迁在开篇伊始就早早地提醒我们，这是一个不可小瞧的人物，他藏了一颗高深莫测的心。

项羽与刘邦始而共操大业、终而分道扬镳，并不是偶然的，而与各自的出身和修养有关。项羽虽然出身名门、才气过人，但却是属于不读书不学剑、好高骛远的那一类：“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

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此种人生观使他的创业征战中潜伏了深深的危机：一方面借天时地利骁勇好斗，傲世自负，另一方面每到形势的重大转机时刻，他的人格便分裂出轻信、优柔寡断等不利因素，显得底气不足，鸿门宴上不忍诛杀刘邦、割鸿沟与汉中分天下以及不愿以败将身份渡江东而宁愿自刎等举动，都可为证。刘邦则不然，他出身于平民，少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是个流氓无产者，后来做了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边境前哨班班长），既受官吏欺压，也学会了欺压别人。在底层的多年厮混，使他对秦王朝的社会结构与民众意识都有了深刻的体验和了解，既学会了审时度势，知人善任，如抢先进入关中、占据咸阳，听张良、陈平计谋以剩勇追击楚兵等；也用尽无赖手段，历次起死回生，如睢水一战，在受楚兵追逐之时，他曾三次将女儿鲁元、长子孝惠推下车去，以求轻载逃命。再如楚汉相持时，项羽曾以杀刘邦父亲相威胁，刘邦不救父命，却说了“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样的泼皮话，更说明他的活命哲学与常人所守的理义根本无涉，虽然残酷无情，却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如此，夺天下者舍刘邦其谁？

项羽与刘邦的不同心智，从以下两首歌里看得更分明。在垓下“四面楚歌”时，项羽悲歌慷慨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你看，身临绝境，他怀恋的仍是骏马和美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刘邦衣锦还乡后，却有了这样的绝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的心声。

巨子传

老子西出函谷关

老子历来被称作中国智慧第一人，他创立的道家学说中，除了我们熟知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样包含了朴素辩证法的大量箴言，还提倡“知足”与“无为”，甚至幻想人类社会回复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中去。这种自然主义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且不说，而老子本人的一生，也以奇特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主张。

相传老子是楚苦县（今河南鹿邑之东）人，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吧。他和孔子同在春秋战国时代，据司马迁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说明他当时名气已经很大了，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官既已做到副部级，就应该兢兢业业、再接再厉、不断上进，然而他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云：“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从这可以看出，老子的出走，既非停薪留职，也不属借调，就像今天有些人

一夜之间突然失踪，过了一阵才知道他是去深圳或海南做生意了。

然而老子毕竟是一伟人，走到函谷关时，接受了另一位道家——函谷关关长喜的劝告，开始著书立说。喜这个人也是一世之才，最著名的主张是做人要“其动若水，其静若静，其应若响”，《庄子·天下》把他和老子并列，赞叹他们是“古之博大真人”。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之东北，因关在谷中，险深如函而得名。在这里，中年的老子写出了他流芳百世的不朽之作《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轻盈而深邃的哲理，莫非也来自那险山翠流给予的灵感？

关于老子隐退后的余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史记》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这显然是不可靠的。一种典型的说法是，老子一日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辞海》“关尹子”一条也释，关尹喜“随老子出关西去”，或可为证。函谷关东自崤山，西至潼津，西出之，便是荒蛮的西部了，难道真像另一种说法，老子继续辗转，化入了“夷民”？其实，他最终如何并不重要，然而他骑青牛出函谷关的形象已成为一种伟大的精神象征，进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册。我们并不学老子和喜的逃世幽隐，只是拿这两位古代哲学家和坐在书斋里的现代学者相比，他们的活跃可爱，他们的童心未泯，他们的生活智慧，却是我们应该时常温习的一门大学问。

庄 子 轶 事

庄子是战国时代的蒙县（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名周，史载他做过“蒙漆园吏”，一说这是主管漆事的官职，一说“漆园”是个地名，

总之，他的官并没有老子做得大，顶多是个乡级干部。庄子与老子的关系，恰似孟子同孔子，即是衣钵相承的弟子，又融汇贯通而独成大家。现在，我们用“老庄”这个统称，是因了他们在道家学说上的同位一体，至于这两人的为人处世，却是迥然不同的。一般认为，老子是那种宽厚慷慨，善以箴言教人的智者，而庄子属于聪慧、无情、急躁的一类。他的著作《庄子》里更多的是嬉戏和幻想，正如他的自述：“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

《庄子·至乐》中有这样一段。“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指庄子妻）居，长子（生儿育女）、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的回答则充满了玄奥的意味，大意是：她刚死时，我怎会不悲伤？可仔细一想，她原来并无生命，形体和气息，后来在若有若无之间，才由气息而形体而生命，现在又从生命变化成死亡。这个过程，就像四季的循环一样正常。想她此刻正安睡在天地之间，“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这个回答从表面看是异常平静的，甚至还有自嘲的意思，其实庄子在话里埋藏了对生命本身的巨大的悲叹，如果把它置于“无为”这道家学说的总纲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精明而犀利的庄子在生活中原是一个顺天命、不抗争的凡人，也可知他的忧乐哲学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影响为什么那样深远。

庄周的另一件趣事在《内篇·齐物论第二》里，是我们熟知的：“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关于形态的变化，是庄子反复谈论的思想，在他看来，世间万物，包括生与死、物与影、是与非都是道的各个层面，终归于一。这种把人们在实践中的认识和客观存在的事物都看成是幻觉的观点，已被今天的我们识为“彻底的唯心主义”，但就这段文字的风格来讲，它是浪漫主义的，这种活泼与玄想，与“鼓盆而歌”中透露出的对人生的悲观，构成了庄子精神世界